

# 清华档案馆藏的两份“一二·九” 《告全国民众书》

范宝龙

在清华大学档案馆的馆藏档案中，收存着两份“一二·九”运动的著名历史文献《告全国民众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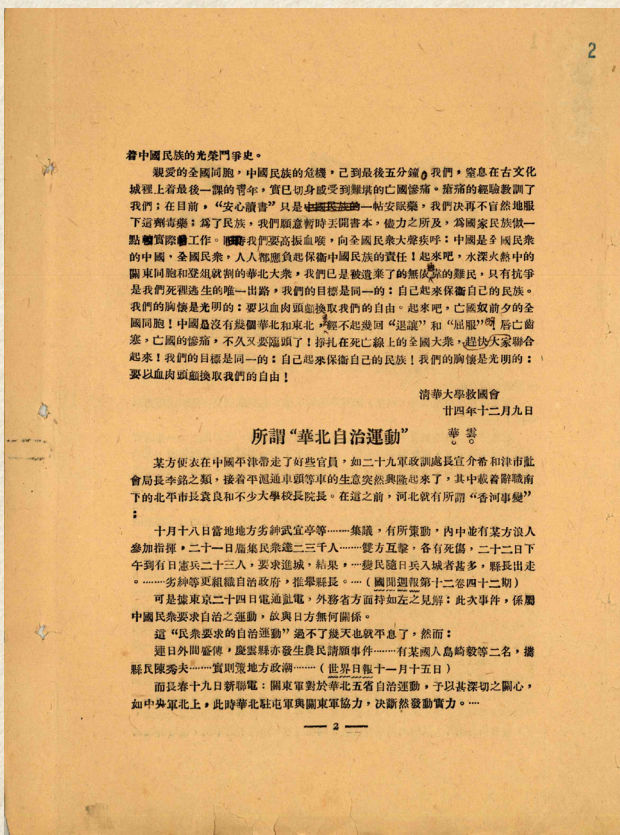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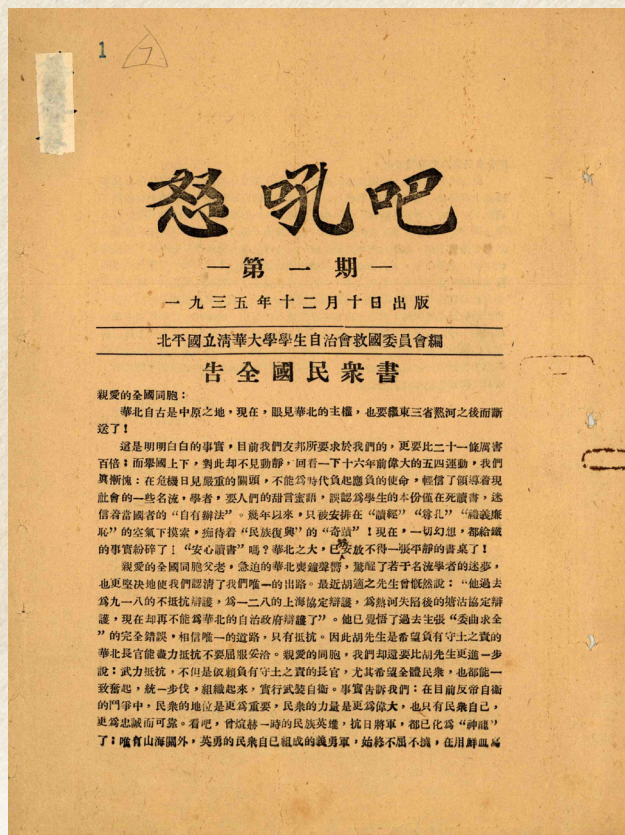
一份刊登在1935年12月10日出版的刊物《怒吼吧》第一期上。该刊大约16开纸大小，共有

12页，首篇文章就是署名为“清华大学救国会”的《告全国民众书》，文字横排，位于刊物的第1页和第2页上半页。

另一份为印在一张草纸上的单页，比16开纸大，文字竖排，题目也是《告全国民众书》，署

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落款日期是“廿四年十二月九日”（廿四年为国民纪年，即1935年）。

为什么同一个《告全国民众书》有两件档案？这两件档案有何来由吗？这里的故事，要从头说起。



1935年12月10日《怒吼吧》刊物上发表的横排版《告全国民众书》

\* 本栏目由本刊编辑部与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合办

## 告全国民众书

親愛的全國同胞：

華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現在，眼見華北的主權，也要繼東三省熱河之後而斷送了！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實，目前友邦所要求於我們的，更要比二十一條厲害百倍，而舉國上下，對此却不見動靜。回看一下十六年前偉大的五四運動，我們真慚愧；在危機日見嚴重的關頭，不能為時代負起應負的使命，輕信了領導着現社會的一些名流，學者，要人們的甜言蜜語，誤認為學生的本份僅在死讀書，迷信着當國者的「自有辦法」。幾年以來，只被安排在「讀經」「尊孔」「禮義廉恥」的空氣下摸索，痴待着「民族復興」的「奇蹟」！現在，一切幻想，都給鐵的事實粉碎了！「安心讀書」嗎？華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親愛的全國同胞父老，急迫的華北喪鐘聲響，驚醒了若干名流學者的迷夢，也更堅決地使我們認清了我們唯一的出路。最近胡適之先生曾慨然說：他過去為九一八的不抵抗辯護，為一二八的上海協定辯護，為熱河失陷後的塘沽協定辯護，現在却再不能為華北的自治政府辯護了。因為他已覺悟了過去主張「委曲求全」的完全錯誤，相信唯一的道路，只有抵抗。因此胡先生是希望負有守土之責的華北長官能盡力抵抗不要屈服妥協。親愛的同胞，我們却還要比胡先生更進一步說：武力抵抗，不但是依賴負有守土之責的長官，尤其希望全體民眾，也都能一致奮起，統一步伐，組織起來，實行武裝自衛。事實告訴我們：在目前反帝自衛的鬥爭中，民眾的地位是更為重要，民眾的力量是更為偉大，也只有民眾自己，更為忠誠而可靠。看吧，曾煊赫一時的民族英雄，抗日將軍，都已化為「神龍」了；唯有山海關外，英勇的民眾自己組成的義勇軍，始終不屈不撓，在用鮮血寫著中國民族的光榮鬥爭史。

親愛的全國同胞，中國民族的危機，已到最後五分鐘，我們，窒息在古文化城裏上着最後一課的青年，實已切身感受到難堪的亡國慘痛。瘡痛的經驗教訓了我們；在目前，「安心讀書」只是中國民族的一帖安眠藥，我們決再不言然地服下這劑毒藥；為了民族，我們願意暫時丟開書本，儘力之所及，為國家民族做一點較實際的工作。同時我們要高振血喉，向全國民眾大聲疾呼：中國是全國民眾的中國，全國民眾，人人都應負起保衛中國民族的責任！起來吧，水深火熱中的關東同胞和登壇就割的華北大眾，我們已是被遺棄了的無依無靠的難民，只有抗爭是我們死裏逃生的唯一出路！我們的目標是同一的：自己起來保衛自己的民族，只有抗爭是光明的；要以血肉頭顱換取我們的自由。起來吧，亡國奴前夕的全國同胞！中國是沒有幾個華北和東北，經不起幾回「退讓」和「屈服」的！唇亡齒寒，亡國的慘痛，不久又要臨頭了，掙扎在死亡線上全國大眾，趕快大家聯合起來！我們的目標是同一的：自己起來保衛自己的民族！我們的胸懷是光明的；要以血肉頭顱換取我們的自由！

國立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救國委員會

廿四年十二月九日

1935年12月9日印发的单页竖排版《告全国民众书》

## “一二·九”运动的号角怎会在次日发出

88年前，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爱国运动，清华师生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当时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中文系四年级学生、《清华周刊》总编辑蒋南翔执笔起草的清华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著名口号，成为“一二·九”运动的号角。

在清华大学保存下来的历史档案中，一直收藏着1935年12

月10日出版、刊登《告全国民众书》的《怒吼吧》刊物第一期。1998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清华大学编选、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蒋南翔文集》中，收录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就是根据这一档案件刊印的。在《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战斗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一二九运动资料》等校内外出版的相关图书中，也都曾收录或引用这一档案。2011年，清华大学校史馆建成时推出的百年校史展览，也

曾展示这一档案件。

但人所共知，“一二·九”运动是1935年12月9日爆发的，当天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告全国民众书》这样一篇吹响“一二·九”运动号角的战斗檄文，怎么会在“一二·九”游行示威的第二天才发出？是不是当年还有其它版本？

2015年，在筹备“一二·九”运动80周年纪念活动过程中，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针对这一疑问，进行了用心研究和深入挖掘。

### 《告全国民众书》曾“印成单页”

首先，调研发现，在1985年纪念“一二·九”运动50周年时，蒋南翔曾撰写了一篇长文《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刊发在当年11月21日《新清华》上，《蒋南翔文集》后来也收录了这篇文章。蒋南翔在此文中，生动回忆了起草《告全国民众书》的经过。文中有这样几句描述：

文章脱稿后，先在十二月六日出版的清华救国会的《怒吼吧》杂志上发表，又印成单页，在几天后的“一二·九”游行队伍中广为散发，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

显然，这里说的“十二月六日出版的清华救国会的《怒吼吧》杂志”，与清华档案馆所存《怒吼吧》刊物原件上的日期矛盾，恐为蒋南翔记忆有误所致。但这里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信息，即：《告全国民众书》曾“印成单页”，在“‘一二·九’游行队伍中广为散发……”也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单页的版本！

### 《一二·九运动》画册中发现竖排版图片

接着，在档案馆、校史馆为设计制作纪念“一二·九”80周年专题展览进一步查找资料时，上述信息在一本历史画册中得到印证。

1985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为《一二·九运动》的图史画册，在“‘一二·九’北平学生抗日示威游行”一节，有一张《告全国民众书》的图片，版式与《怒吼吧》完全不同，全文竖排，印在一张纸上，图片说明为：

# 新清华

XIN QINGHUA

1985年11月21日 第010期 第四版



蒋南翔同志

### 《中国革命史》教学研讨班在我校举办

本报讯 我校按教育部要求，于十一月十八日举办了《中国革命史》教学研讨班。来自全国各地七十八所高等院校的八十多名教师参加了研讨班。研讨班由我校党委书记李金波主持，副校长王德林、副校长李金波、副校长李金波等主持。研讨班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结束。在此期间，除听取各校教师的经验介绍外，还组织了《中国革命史》教学研讨会。与会代表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 我校微电子所研制成功国内首创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16千位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微电子学研究所研制的“六六六”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研制、自行生产、自行应用的第一套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该集成电路由6.6万个晶体管组成，集成度高，功耗低，性能优良。该集成电路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该集成电路将广泛应用于计算机、通信、控制等领域。

### 深入进行形势和政策、理想和纪律教育

本报讯 校党委组织部和党委讲师团于十一月二十日，组织了全校教职工形势和政策、理想和纪律教育。会上，校党委书记李金波作了题为《深入进行形势和政策、理想和纪律教育》的报告。报告指出，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必须深入进行形势和政策、理想和纪律教育，提高广大教职工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为办好社会主义学校提供坚强的思想和政治保证。

### 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

蒋南翔

一九三三年一月，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作为清华大学的领导，我亲身经历了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回首往事，记忆犹新。那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加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北平各界青年学生挺身而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清华大学的青年学生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了青春和力量。

### 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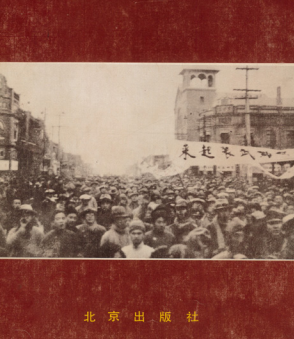
蒋南翔

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我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参加了在天津举行的“一二·九”运动纪念大会。在会上，我见到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家怀着共同的爱国热情，交流了运动的心得和体会。大会在热烈的氛围中取得了圆满成功，进一步激发了全国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

### 《新清华》刊登蒋南翔的回忆文章，曾印成单页散发

蒋南翔

### 一二·九运动



北京出版社 《一二·九运动》封面

## 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

### “一二·九”北平学生抗日示威游行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涌上街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为动员全民抗战作了准备。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涌上街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为动员全民抗战作了准备。

12月9日，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35—1936年间，跟随中国革命的英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他支持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邀请学生去他家了解时局动向，议论国家大事。这是当年他在燕京大学的住址。



1935年4月，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



12月9日，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那么，这张图片所展示的是否就是蒋南翔回忆中所谈到的“游行队伍中广为散发”的“单页”？其原件又在哪儿？由于画册出版时间较早，图片来源已很难查清。

## 在革命历史博物馆曾见过油印的《告全国民众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进一步的搜索和查找，一条重要来源线索显现出来。

2005年8月25日，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北京日报》刊登了整版的特别报道《北平救亡吼声震撼中国》，此文后来又被新华网等很多网站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标题转载。其中，在“历史揭秘：谁是《告全国民众书》作者”一节，有采访清华大学孙敦恒老师的这样一些描述：

“蒋南翔曾是清华大学《清华周刊》的主编。早在1933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二·九’前夕，蒋南翔是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市西郊区党委委员。在为游行做准备的过程中，他在清华学堂的地下室里完成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就出自这份《告全国民众书》。”孙敦恒说。

“后来，《告全国民众书》被油印出来，在‘一二·九’游行中散发给群众。”孙敦恒曾经在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见到过油印的《告全国民众书》，“大概有8开纸大小。”孙敦恒比划着两本杂志平铺开的大小。

“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天，《告全国民众书》就由油印变成了铅印，出现在清华大学的校刊上。“校刊的名字叫《清华周刊》，只有12月10号的那一期改名叫《怒吼吧》。”

孙敦恒老师是清华校史研究的前辈——离休的校史研究专家。但当时他已年近九旬，身体状况无法再接受访问、回忆具体情况。档案馆、校史馆决定，根据他谈到的“在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见到过”这一线索，直接向国家博物馆查询。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一二·九运动》图书刊登了一份竖排版《告全国民众书》的图片



《北京日报》报道披露，曾在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见过油印的《告全国民众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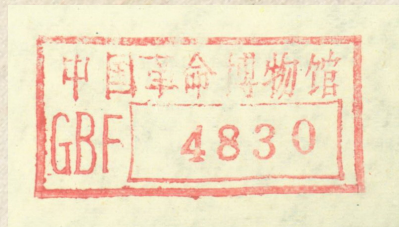
## 国家博物馆向清华大学提供文物复制品

此时，已是2015年12月初，清华档案馆迅速与国家博物馆联系，并很快得到答复，国博保管二部确实收藏有单页的《告全国民众书》，其文物名称为“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为华北事变印发的《告全国民众书》传单”。后经比对，前述《一二·九运动》图书上所刊图片，正是这一传单。

为争取在“一二·九”80周年纪念日展出这一珍贵史料，经学校领导同意，先后以清华大学档案馆和清华大学的名义，致函国家博物馆，请求协助提供《告

全国民众书》传单的复制件或电子版。在清华建筑学院等方面支持下，档案馆、校史馆负责人又与时任国家博物馆馆长的建筑学院校友吕章申进行了联络沟通。国博非常重视、大力支持，吕章申馆长亲自批准，特事特办抓紧为清华赶制文物复制件。

12月7日，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有关人员前往国博，签署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为清华大学提供文物复制品协议书》，交接了《告全国民众书》传单复制件。该复制件的背面，右下角加盖一



国博在文物复制件背面加盖有原始馆藏编号的印章

个红色方形印章，上有“中国革命博物馆 GBF 4830”字样，标明该文物原始库存编号。国家博物馆同意清华大学在展览中使用这一复制件，并将其作为清华大学档案馆馆藏文献保存。就此，这份珍贵档案史料在其诞生的整整80年后“回归”清华园。

## 两份《告全国民众书》的异同

《告全国民众书》的传单复制件（以下简称“传单版”），与刊登该文的《怒吼吧》刊物原件（以下简称“怒吼版”）“双姝合璧”，不仅丰富了清华大学档案史料馆藏和当年举办的“一二·九”纪念展览内容，更重要的是，以确凿的历史文献，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为深入研究“一二·九”运动提供了重要支撑。

那么，《告全国民众书》的“传单版”和“怒吼版”相比，有无异同呢？经研究比对，得到以下发现：

第一，总体格式上，两个版

本有异有同。相同点在于：两个版本的题目均为《告全国民众书》（蒋南翔在1985年的回忆文章中，曾叙述该文题目为《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疑为记忆有误所致）；两者均全部为繁体字；两者落款时间均为“廿四年十二月九日”，即“一二·九”示威游行当天。不同点在于：传单版为竖排，怒吼版为横排；传单版的落款为“国立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怒吼版的该文署名使用了简称“清华大学救国会”（但《怒吼吧》刊头的版权处有全称“北平国立清华大学

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编”字样）。

第二，两个版本的正文部分，个别文字和标点有所差别。比如，第二段第一句，传单版为“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目前友邦所要求于我们的，更要比二十一条厉害百倍”，怒吼版在“友邦”前多了“我们”二字；这句话之后，传单版为逗号，怒吼版为分号；传单版第三段中“因为他已觉悟了过去主张‘委曲求全’的完全错误”一句，在怒吼版中少了“因为”二字……这类细微差别共有七八处。

第三，怒吼版的《告全国民

## 告全国民众书

親愛的全國同胞：

華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現在，眼見華北的主權，也要繼東三省熱河之後而斷送了！

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實，目前我們友邦所要求於我們的，更要比二十一條厲害百倍；而舉國上下，對此却不見動靜，回看一下十六年前偉大的五四運動，我們真慚愧：在危機日見嚴重的關頭，不能為時代負起應負的使命，輕信了領導着現社會的一些名流，學者，要人們的甜言蜜語，誤認為學生的本份僅在死讀書，迷信着當國者的“自有辦法”。幾年以來，只被安排在“讀經”“尊孔”“禮義廉恥”的空氣下摸索，痴待着“民族復興”的“奇蹟”！現在，一切幻想，都給織的事實粉碎了！“安心讀書”嗎？華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親愛的全國同胞父老，急迫的華北喪鐘聲，驚醒了若干名流學者的迷夢，也更堅決地使我們認清了我們唯一的出路。最近胡適之先生曾慨然說：“他過去為九一八的不抵抗辯護，為一二八的上海協定辯護，為熱河失陷後的塘沽協定辯

### 着中國民族的光榮鬥爭史。

親愛的全國同胞，中國民族的危機，已到最後五分鐘。我們，窒息在古文化城裡上着最後一課的青年，實已切身感受到難堪的亡國慘痛。痛痛的經驗教訓了我們；在目前，“安心讀書”只是中國民族的一帖安眠藥，我們決不再盲目地服下這劑毒藥；為了民族，我們願意暫時丟開書本，儘力之所及，為國家民族做一點實際工作。同時我們要高振血喉，向全國民眾大聲疾呼：中國是全國民眾的中國，全國民眾，人人都應負起保衛中國民族的責任！起來吧，水深火熱中的關東同胞和登壇就割的華北大眾，我們已是被遺棄了的無依無靠的難民，只有抗爭是我們死裡逃生的唯一出路，我們的目標是同一的：自己起來保衛自己的民族。我們的胸懷是光明的：要以血肉頭顱換取我們的自由。起來吧，亡國奴前夕的全國同胞！中國沒有幾個華北和東北，經不起幾回“退讓”和“屈服”，唇亡齒寒，亡國的慘痛，不久又要臨頭了！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全國大眾，趕快大家聯合起來！我們的目標是同一的：自己起來保衛自己的民族！我們的胸懷是光明的：要以血肉頭顱換取我們的自由！

《怒吼吧》所刊《告全国民众书》上钢笔字涂改的字迹

众书》在印刷内容之上，有若干钢笔字手写的批改，包括十处字词和一处标点。比如最后一段中，“‘安心读书’只是中国民族的一帖安眠药”一句，手写划去了“中国民族”四个字；“赶快大家联合起来”一句，手写符号改动了两个词的次序，使之成为“大家赶快联合起来”，等等。最重要的是第二段最后一句话，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名句“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怒吼版用钢笔手写增添了一个“经”字，使此句成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过去很多图书和展览使用这篇文献时，正是采用了这些经钢笔改动后的表述。但以上查

对表明，这些改动在传单版《告全国民众书》上，基本是不存在的（只有一处，手写增加的“的”字，在传单版中存在）。这些手写改动从何而来，目前尚无查考。实际上，清华大学早期的历史档案，由于学校变迁特别是抗战南迁、几经辗转，很多是后来收集、征集而来的。因此，《怒吼吧》刊物上这些手写钢笔字迹，很可能是此文献原来的保存者依据自己的理解、为了语句通顺等原因而涂画标改的，并非《告全国民众书》原貌。对《告全国民众书》这份档案内容的认定，应当正本清源，以《告全国民众书》传单和《怒吼吧》刊物印刷内容为准。



清华大学110年校史展中同时展示了两份《告全国民众书》

面对珍贵的历史档案，80多年前的场景如在眼前。正如蒋南翔对这段往事的回忆所说：为了赶在游行以前起草一篇对外宣言，“独自躲到清华一院大楼地下室”的印刷车间，杜门谢客，抱满腔悲愤的心情，写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这篇宣言接连写了两三个晚上……我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己地泪流满面，激动的心情，难以言宣。”

2015年12月9日，《告全国民众书》传单和刊登《告全国民众书》的《怒吼吧》刊物两个复制件，在“时代的呐喊 战斗的先锋”专题纪念展览上首次同时亮相。2021年，在全面提升改造后的清华大学校史馆110年校史基本展陈中，《告全国民众书》传单和《怒吼吧》刊物也同时展出，以真实而完整的原貌与广大观众见面，成为对广大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作者为1982级校友，清华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馆馆长】